

# 略談《僧伽吒經》之中譯本

## ／ 釋法賢

十幾年前，由於喇嘛梭巴仁波切提倡讀誦 *Saṅghāta Sūtra*，我們在選擇對應的中譯本時，採用元魏月婆首那所翻的《僧伽吒經》，並重新標點經文。我也比對各藏經的版本，在經文後面加了附注校釋，於2005年初版印行。當時我根據日本學者編的《大正新修大藏經總目錄》（以下簡稱《法寶總目錄》）來查此經的譯本，得知共有兩種：一是元魏月婆首那譯的四卷本《僧伽吒經》，另一是宋朝施護譯的五卷本《佛說大集會正法經》（以下簡稱《大集會經》）。然而最近唸誦《僧伽吒經》時，再次翻閱藏經資料，發現在《宋藏遺珍》（以下簡稱《遺珍》）第二冊內還有一個本子，是北宋金總持譯的七卷本《佛說大乘僧伽吒法義經》（以下簡稱《僧伽吒法義經》），而這七卷譯本，現今僅存第二、六、七卷。

### 一、譯本之歷史探討

《遺珍》搜集了趙城廣勝寺所藏的金朝藏經（以下簡稱《金藏》）內諸孤本。由於大陸版的《中華大藏經》（以下簡稱《中華藏》）亦採用《金藏》，所以我又查閱《中華藏》。得知在第76冊內收錄金總持的譯本，同樣僅剩這三卷殘本。《中華藏》此經卷二的校勘記提到：「底本，金藏廣勝寺本。本經原有七卷。卷一、卷三、卷四、卷五缺佚，僅存卷二（全卷多殘缺）、卷六（第一版缺）、卷七。無校。」（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初版《中華藏》76冊32c。）後來2016年版《CBETA電子佛典》的《僧伽吒法義經》（編號A1510）以大陸版《中華藏》為底本。不過《遺珍》裡，此經第二卷內容完整，並無缺字的現象。根據葉恭綽撰《宋藏遺珍敘目》提到：「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，《宋藏遺珍》既印成，凡得釋氏孤存古籍四十六種」，表明《遺珍》印成時間是在1935年。它與大陸版《中華藏》印行年代相距不到60年。由此可知，《金藏》在大陸的保存與維護問題以及風化的情形相當嚴重。

根據上面的發現，我檢視了蔡運辰編著的《二十五種藏經目錄對照考釋》（以下簡稱《考釋》），查證這三個譯本入藏的情形。根據《考釋》48頁423條，收錄《僧伽吒經》的藏經有：開寶、崇寧、毘盧、圓覺、資福、磧甲、普寧、磧乙、金藏、南藏、北藏、徑山、龍藏、天海、縮刻、頻伽、卍字，並且也記載於如下目錄內：指要、標目、至元、義門、知津、緣山。依《考釋》同一頁的424條，《大集會經》除了開寶藏以及指要、標目未編入之外，其餘情形皆與《僧伽吒經》相同，只是千字文函號不一樣。至於金總持的譯本，其條目則見於《考釋》283頁101條，顯示此經僅收錄於《金藏》與《至元錄》內。（《考釋》此頁把經名誤植為《大眾僧伽吒法義經》，而642頁的檢索條目則

誤印成《大乘僧伽吒法義經》。這是小小的瑕疵，並不影響理解。）

《至元錄》全名為《至元法寶勘同總錄》，是我在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畢業論文的研究主題。此經錄最特殊之處是「蕃本勘同」的標示。於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，又查閱了《至元錄》的資料。第二譯《大集會經》，其經目載於《至元錄》卷二（《法寶總目錄》2.189c-190a第152條）：

已下《祥符錄》中大集部類，唯有一部今勘編入

《佛說大集會正法經》五卷，宋天竺三藏施護譯新譯

此經與蕃本相對，彼經稍少。

上一經五卷一帙，「拱」字號。

初譯的《僧伽吒經》資料載於《至元錄》卷三（《法寶總目錄》2.199c第403條）：

《僧伽吒經》四卷，蕃本云《雙雙經》。元魏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譯

……與蕃本同。

至於第三譯的經目，則見於《至元錄》卷四內，列在《開元錄》、《貞元錄》、《祥符錄》、《景祐錄》這四種經錄未收錄的所有大乘經拾遺編入的經目當中（《法寶總目錄》2.203c-204a第531條）：

《大乘僧伽吒法義經》七卷，宋三藏金總持等譯拾遺編入

右經與前《僧伽吒經》同本。

梵云：阿唎<sub>二</sub>合亞<sub>一</sub> 八羅麻阿囉<sub>二</sub>合怛<sub>一</sub> 散瓦囉<sub>二</sub>合底悉地<sub>一</sub> 牙備低沙 拏麻麻訶 衍拏 蘇怛囉<sub>二</sub>合

……與蕃本同，「谷」字號。

《至元錄》是元世祖至元年間的作品，時代最接近宋朝。它所載的《僧伽吒法義經》條目中，不但指出此經與《僧伽吒經》同本，還註明其梵文名稱。

當初我在比對《僧伽吒經》諸譯本時，並未採用《敦煌寶藏》的資料。這次就查閱《敦煌寶藏》，發現在斯坦因、伯希和兩人收錄的敦煌卷子裡，竟然只有《僧伽吒經》，沒有《大集會經》及《僧伽吒法義經》。敦煌文獻既包括《僧伽吒經》，此經顯然曾在中國流行過，因此有必要考察它的流行情況。

### 初譯本

「僧伽吒」是梵文“*saṅghāta*”的音譯，其含意為「連結」或「連繫」。根據妙喜法師摘錄《僧伽吒經》英譯本之後記，提到在1930年代，於英國統治的北巴基斯坦所做的一次考古挖掘中，挖出埋在地下的古代佛教典籍，裡面有大量的五世紀手抄本，遠比印度本土其他地方保存的文獻早。在這許多手抄本中，《僧伽吒經》的數量最多，甚至超過現今熟知的《法華經》、《金剛經》或《般若經》。可見《僧伽吒經》當時是當地所有大乘經典中最廣為讀誦、流通的經典。（參見FPMT經續

法林出版《僧伽吒經》內所附之《僧伽吒經的利益》。)

讀了這段引文，令我非常驚訝：如此珍貴的經典竟然沈寂不為人知？它既然在敦煌石窟出現，就表示此經在中國曾經受到重視。為何同樣也沈寂？到底它在中國流傳的情形是如何？我查尋高僧傳的資料，得知唐朝道世撰《續高僧傳》卷一內提到《僧伽吒經》譯出的年代：「時有中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，陳言『高空』，遊化東魏，……譯《僧伽吒經》等三部七卷。以魏元象年中，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，沙門僧昉筆受。」（《大正藏》50.430c）文中提到此經是元象年間譯成。「元象」是東魏孝靜帝的年號之一，其年代為西元538-539年，亦即六世紀初。由此可見，月婆首那把在西北天竺極為盛行的《僧伽吒經》帶來中國，並譯成中文。

針對該經在中土流通的情況如何，除了歷代經錄內記載此經目之外，我也查閱各朝祖師大德引用此經的情形。在《佛說佛名經》卷一，就有禮敬《僧伽吒經》（《大正藏》14.187c）。至於援引《僧伽吒經》的中國古德著作，唐朝有：慧苑撰《續華嚴略疏刊定記》卷一、宗密撰《圓覺經大疏釋義鈔》卷六之下、圓測撰《解深密經疏》卷六、一行述《毘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義釋》卷十三、道世撰《法苑珠林》卷二十一、慧琳撰《一切經音義》卷四十三、義楚集《釋氏六帖》卷十八及卷二十；宋朝有：允堪述《淨心誠觀發心鈔》下末、道誠撰《釋氏要覽》卷中；元朝有：普瑞集《華嚴懸談會玄記》卷十六、曇噩撰《新脩科分六學僧傳》卷二、王古撰《大藏聖教法寶標目》卷四；明朝有：弘贊撰《歸戒要集》卷中、智旭彙輯《閱藏知津》卷五；清朝有：咫觀撰《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》。從這些資料顯示由唐至清，歷朝皆有祖師大德讀誦並且引用《僧伽吒經》，尤其是唐朝，而且以華嚴宗諸師引用最多。

初譯本《僧伽吒經》還有一點值得一提：在《閱藏知津》卷五內，除了說明《大集會經》、《僧伽吒經》二譯本的譯者，又於《僧伽吒經》條目後面加了一句評述：「與上同本，先出。舊人不察，收入密部。」（《法寶總目錄》3.1055a）由這段話顯示，在明代之前有古德把《僧伽吒經》視為密續典籍。

## 第二譯

第二譯《大集會經》僅見於明朝《閱藏知津》卷五，還有清朝《法界聖凡水陸大齋法輪寶懺》內所謂「一心奉請《佛說大集會正法經》及《僧伽吒經》」（新纂卍續藏74.886c），此外未見其他諸師引用，而第三譯的《僧伽吒法義經》，於中土諸師著作中完全未提到。是否由於後二譯本的翻譯年代較晚所導致，就有必要再考察。

關於《大集會經》的譯者施護之資料，在宋朝志磐法師撰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三內記載：「（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）二月，北天竺迦濕彌羅國三藏天息

災、烏填曩國三藏施護來。召見賜紫衣。……時，上盛意翻譯，乃詔中使鄭守均，於太平興國寺西建譯經院。……

（七年）六月譯經院成。詔天息等居之，賜天息災明教大師、法天傳教大師、施護顯教大師。……（雍熙）二年，上覽新譯經，謂宰臣曰：『天息災等妙得翻譯之體。』乃詔天息災除朝散大夫試光祿卿，法天、施護並除朝奉大夫試鴻臚卿，法天改名法賢。」（《大正藏》49.398a-399c）由這段記載顯示，施護於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（西元982年）被封為「顯教大師」，雍熙二年（西元985年）被封為「朝奉大夫試鴻臚卿」。根據大藏經內的《大集會經》記載譯者為「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傳法大師臣施護」，由此稱號推測，《大集會經》很可能在雍熙二年（西元985年）之後才譯出。

雖然《大集會經》的歷史資料很少，而且最早記載此典籍的《大中祥符法寶錄》（以下簡稱《祥符錄》）亦為廣勝寺《金藏》殘卷（見於《遺珍》第六冊及《中華藏》73冊）。《中華藏》之《祥符錄》卷三的校勘記提到：「據《至元錄》載，此錄為二十二卷，今缺卷一、二、九、十九、二十一及總錄共六卷。在見存各卷中有殘缺者。」（《中華藏》73.421b）但幸好涉及《大集會經》之記載大約僅缺三字。

《祥符錄》卷十二開頭提到：「是年（咸平四年）十一月譯成經……大集會正法經一部」（《遺珍》6.3884上）。宋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相當於西元1001年，「是月二十一日」（西元1001年12月8日）就把施護所譯的《大集會經》等三部佛經上呈皇帝。《祥符錄》提到三經皆為「中天竺梵本所出」，且介紹譯經團隊及分工的情形：「三藏沙門施護譯，沙門惟淨證梵文，沙門清沼、智江、致宗筆受，沙門仁徹、道滿綴文，沙門守貞、道文、雲勝、紹琛、守贊、希晝、道一、修靜證義，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梁周翰潤文，殿頭高品鄭守鈞監譯。」（《遺珍》6.3885上）進呈皇帝當天的情形：「是日命坐賜茶，親加撫慰，錫賜如例。詔以經集入藏頒行。」（《遺珍》6.3886上）

文中所指的入藏是指哪部藏經？《考釋》所載最早收錄《大集會經》的藏經是《崇寧藏》，而未收錄於宋朝第一部藏經《開寶藏》內。根據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三記載《開寶藏》的刊刻年代：「（開寶四年）勅高品、張從信，往益州雕大藏經板。」同卷內又載：「（太平興國八年）成都先奉太祖勅造大藏經，板成，進上。」（《大正藏》49.396a及398c）換句話說，《開寶藏》是在宋太祖開寶四年（西元971年）由朝廷斥資起造，於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（西元983年）完工。那時《大集會經》尚未譯成。

《考釋》提到宋朝可考的刻藏有蜀版《開寶藏》；閩版《崇寧藏》、《毘盧藏》；浙版《圓覺藏》、《資福藏》、《磧砂藏》等六部藏經，而第二部的《崇寧藏》是神宗元豐三年（西元1080年）

福州禪寺冲真等募刻，至徽宗崇寧三年（西元1104年）完成。（《考釋》469頁）既然宋真宗於1001年下詔將《大集會經》入藏，而《崇寧藏》為1080年於宋神宗才開始雕造，這中間隔了80年，歷經仁宗、英宗才到神宗，真宗皇帝當然不會是下令入《崇寧藏》，所以倘若不是《開寶藏》與《崇寧藏》之間還有不為人知的某一部或某幾部藏經，那就有可能是入《開寶藏》的續藏。當然這只是臆測而已，因為未見到有此續藏。

### 第三譯

第三譯的譯者金總持之史傳資料更少，除了在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六提到：「（宋徽宗政和）二年，嘉州奏：『風雷折古樹，中有定僧，爪髮被體。』召輿至禁中。譯經三藏金總持令擊金磬以覺之。……三年，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金總持，同譯語仁義、筆受宗正，南遊江浙」（《大正藏》49.419c-420a），顯示政和二年（西元1112年），金總持尚在京城，而於政和三年（西元1113年），與友僧三人結伴南遊江浙，但史傳未提及他們後來是否返回京師。引文顯示金總持當時的封號為「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」。《補續高僧傳》卷一也有類似的記載，並且對於金總持三人南遊之事，予以評述：「則其譯場冷淡可知矣。」

（新纂卍續藏77.369c）日本學者小野玄妙在《佛教經典總論》內根據史傳資料而認為：「可知其為來自印度方面的人，然其之入中國，宋室大約已不表歡迎。」（楊白衣譯，新文豐出版，157頁下）事實真的是這樣嗎？金總持另一個事蹟見於《佛祖統紀》卷二十七的《往生高僧傳》內：「顯超，博州人。親授金總持三藏穢迹持呪之法，濟病解冤。」（《大正藏》49.280c）可見其所持的穢迹金剛咒法極具威力。

在尋找資料時，看到高明道老師在其碩士論文《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》裡曾經討論過金總持，因為《如來智印三昧經》的漢譯本中最後一譯的譯者為同一人。該論文談這部分的内容並不多，而是從「總持」這個稱呼以及其持咒的靈驗等方面來推測「金總持」應該是彰顯其專長的綽號。（見《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》104-105頁）另外，該論文中嘗試把金總持的四部譯作根據收錄於藏經的前後安排，而推斷其次序時，也曾論及《僧伽吒法義經》：

- 1.《佛說大乘智印經》，西天寶輪大師賜紫沙門金總持等奉詔譯；
- 2.《大乘僧伽吒法義經》，西天譯經三藏寶輪大師賜紫沙門臣金總持等奉詔譯；
- 3.《佛說法乘義決定經》，西天三藏明因妙善普濟法師金總持等奉詔譯；
- 4.《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》，宋西天三藏明因妙善普濟法師金總持等奉詔譯。

老師就這部分討論為何後二經的譯者稱號漏了「譯經」二字。（見《如來智印三昧經翻譯研究》117頁）

不過，我想從另一個角度來討論此譯者。前面提到《佛祖統紀》卷四十六

記載金總持於宋徽宗政和二年（西元1112年）時的稱號為「譯經三藏明因妙善普濟大師」。由此可知，金總持後兩部譯作應該是在西元1112年左右譯出。史傳並未提到金總持的另一個封號。若由「寶輪大師賜紫沙門」這樣的稱號來看，我認為前兩部譯作的年代可能比後兩部譯作晚。其理由有二：一是後兩部作品的譯者稱為「法師」，而前兩部的敬稱是「大師」。其次，在《宋史》卷169的職官內提到：「文武三品已上服紫，五品已上服緋，九品已上服綠。」若能夠獲得皇帝「賜紫」，品位應該比較高。一般而言，皇帝賜予同一位僧眾的封號通常是愈來愈尊敬，幾乎很少見到有降低封號的情形。由此推理，前二譯作可能比後二譯作晚譯出，亦即更晚於西元1112年。

由譯經年代的推度，或許就能解釋《僧伽吒法義經》為何只見於《金藏》而不見於其它藏經。因為北宋靖康末（西元1127年）發生了著名的「靖康之難」，當時北方的金兵攻陷首都汴京（現今河南開封），擄走宋欽宗和其父宋徽宗以及幾乎全部的皇族、后妃、官吏逾十萬人，也席捲了大量的珍貴文物，包括佛經在內。在《佛祖統紀》卷二十八裡面提到：「靖康兵厄，名山藏經多燬。」（《大正藏》49.283c）從金總持譯出經典的年代到靖康之難之間，還不到二十年。以此推理，此經可能尚未在中原刊刻，就被金兵帶走；即使已刊刻，也或許未等到印刷，雕板就毀於兵火，所以在中原地區未見此譯本。再者，上述金總持的四部譯作於《金藏》內皆收在雁字帙，不過其中唯獨《僧伽吒法義經》僅見於《金藏》，其餘三部作品亦收錄於磧乙、金藏、南藏、北藏、徑山、龍藏（見《考釋》71頁634條、85頁763條、136頁1188條），似乎說明了《僧伽吒法義經》可能是金總持四部譯作中最晚出的一部，而且還沒來得及在南方刊刻，就被帶到金朝。

《金藏》是金代由民間募資的大藏經，現今所流傳之版本原收藏在山西省趙城廣勝寺內。1932年被發現後，蔣唯心前往實地勘察檢視，撰寫了一篇《金藏雕印始末考》。他根據殘存的《金藏》所載刻版年代最早為金熙宗皇統九年（西元1149年）的《大般若經》，最遲為金世宗大定十三年（西元1173年）的雁字帙《大乘智印經》，而認為：「刻版起訖雖未必適在皇統九年與大定十三年，然據此推測亦不過遠。」（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》第10冊223頁）《僧伽吒法義經》於《金藏》是列在《大乘智印經》的後面，所以大約為大定九年年左右刻成。前面推斷此譯本大約在1112年以後才譯出，因此從譯成漢文到雕印於《金藏》內，應該不超過60年。

### 二、譯本之文本探討

讀誦《僧伽吒經》時，覺得此經的氣勢龐大、時空轉換得非常快，一會兒在釋迦佛會上，一會兒敘述在另一尊佛會上的見聞；一會兒講當時的情景，一會兒又談到久遠劫之事，以致不明瞭某些經文是在

哪個時空講的。尤其於卷四末，談到諸菩薩來觀看諸年少者受菩薩聖位，而惡魔前來搗亂，接著突然緊急剎車，經文就收尾了，因此有些朋友疑惑《僧伽吒經》的內容是否有缺漏。我沒見過《僧伽吒經》的梵文手抄本，但既然現存有三個中譯本，所以想稍微比對這些譯本。通常同本異譯中愈晚出的譯本，其篇幅愈大，這是很常見的現象。然而初譯與第二譯相隔四百多年，只增加一卷，而第二譯與第三譯僅隔一百多年，卻增加了兩卷。到底增加了什麼？如果說初譯本的內容不完整，那麼第三譯的卷數幾乎是初譯的一倍，內容理應比較完整！

首先根據《僧伽吒經》說明內容大綱。此經是釋尊在靈鷲山中，於大比丘眾、大菩薩、天子、天女、諸大龍王等，總共十幾萬眾聚集的場合，由一切勇菩薩為請法者，請求佛陀說法，令大眾斷諸業障。於是佛陀說明聽聞此經之功德利益。其中，卷一談到書寫、讀誦此經的廣大利益及謗法的後果，內有一段是佛陀降伏十八千億尼犍，令這些外道皆發菩提心，成就菩薩果位。卷二談到得聞此經乃至能生信之稀有難得，能救度五逆罪人，令住不退地。自卷二後半部開始，是以藥上菩薩為請法者。因為有外道請問釋尊，藥上菩薩為彰顯佛法，先回答外道的問題，然後向佛陀請法。釋尊的說法令九萬四千億新學眾生皆證得十地果位。卷三是藥上菩薩請問如來出世之因緣，還表明要前往他方佛剎觀年少眾生。卷四是藥上菩薩問佛以何方便令眾生悉聞正法，也敘述諸年少眾生得住十地。

《大集會經》前半段的請法者為普勇菩薩，後半段的請法者為藥王軍菩薩。其卷一的内容至諸尼犍成就菩薩果位，現神變為止（相當於《僧伽吒經》卷一的前半）。卷二的内容至救度五逆罪人住於不退地為止（大約至《僧伽吒經》卷二的四分之一處）。卷三至諸外道證得十地為止（大約至《僧伽吒經》卷二的七分之六處）。卷四從藥王軍請問佛陀為何這些菩薩現神變開始，至藥王軍菩薩從虛空下來禮佛（相對於《僧伽吒經》卷三終）。《大集會經》卷五相當於《僧伽吒經》卷四，亦即《大集會經》增加的部分主要在卷一及卷二。

現存於《遺珍》內的《僧伽吒法義經》，卷二與卷七完整無缺，卷六缺開頭一張紙，少了一頁半的內容。此譯本前半段的請法者為一切勇猛菩薩，後半段的請法者是藥王軍菩薩。其卷二內容從十八俱胝（於此典籍中譯為「酤胝」）的外道向佛陀質問，佛陀降伏這些外道開始，至若能聞此法門一四句偈，能令所有罪業除滅（相當於《僧伽吒經》卷一的後半開始，至卷一的八分之七處）。卷六的內容從藥王軍見千俱胝眾生各伸百臂開始，至諸眾生以偈答月輪種如來為止（大約是《僧伽吒經》卷三的三分之二處開始，至卷四的五分之二處）。卷七相當於《僧伽吒經》卷四的五分之三至卷末。就偈頌而言，通常愈晚出的譯本，其偈頌內容愈多，或許是造成卷數增加的原因之一。

於此文中，我不打算探討偈頌內容，也不欲討論佛、菩薩等聖眾的譯名差異，而是想瞭解三譯本在文脈或法義上是否產生變化。由於文稿字數限制，只能略提幾點。

## 1. 是誰獲得成就

關於此問題的形成，在於《僧伽吒經》卷一，釋尊提到與會者之中住於佛智的聖眾往昔在寶德如來時，悉皆為鹿。那時釋尊是一位修道者的弟子，他發願要令這些鹿住佛智慧中。諸鹿聽到，皆說：「願得如是！」所以現在這些與會聖眾因往昔的善根而得佛智。（《大正藏》 13.960b）但在《大集會經》卷一，釋尊說他在寶吉祥如來時為修道者，令眾生安住佛智。那時他看到一隻鹿王受許多苦惱，於是思惟如何代此鹿王受苦。又想到：「一切眾生輪轉三界未離苦者，亦皆如是。」於是發願：「願我當來成佛已，一切眾生離諸苦惱，生我佛剎，安住佛智！」釋尊由於往昔此善根大願力，而得無上正等正覺。（《大正藏》 13.977c）

這裡就有相當大的差異。首先是釋尊往昔的身分：《僧伽吒經》說釋尊往昔為修道者的弟子，尚在學習，而《大集會經》則說釋尊往昔已是一位修道者，且從事令眾生安住於佛智之弘法事業。其次是獲得成就者：《僧伽吒經》說群鹿聽到將被救度住於佛智，皆答願得如是。諸鹿由此善根而於釋尊佛會時，已成為聖眾，未來他們將得無上正等正覺。《大集會經》則說釋尊往昔見到一隻鹿王受苦，同時想到輪迴眾生也在受苦，而發願成佛度眾生，由此願力，釋尊已成就無上正等正覺。換言之，《僧伽吒經》彰顯群鹿於未來將成佛，《大集會經》則彰顯釋尊已獲得佛果。再者，《僧伽吒經》表明諸鹿與與會聖眾的因果關係，《大集會經》則未提及鹿王與與會者的關係。至於《僧伽吒法義經》，由於缺第一卷，所以無法比對。

## 2. 憑藉誰的神力

此問題出在《僧伽吒經》卷一，釋尊令一切勇菩薩為外道說法，一切勇婉拒：在如來前說法，就如同小山未能超越須彌山。於是釋尊表明如來有多善巧方便，並要一切勇菩薩到十方世界，觀如來在何處住，於何處所敷如來座。一切勇問釋尊以何神力去，佛答：去時以自神力，返時以佛神力。因此一切勇以一神力見九十九千億諸佛世界，第二神力見百千億諸佛世界，至第七日到達華上世界。（《大正藏》 13.962a-b）

照《大集會經》卷一的内容，則是釋尊於普勇菩薩婉拒後就說：如來方便善巧，於十方世界隨所說者，皆是如來慈悲願力之所建立。於是要普勇往十方世界親近諸佛，宣揚法化。普勇菩薩謙稱神力微小，需藉佛力才能前往。佛答：以自神力及佛神力，如是可往。因此普勇以自神力過九十九千俱胝佛剎，以佛神力又過百千俱胝佛剎，最後才到下方的蓮華上世界。（《大正藏》 13.979c-980a）

依《僧伽吒法義經》卷二，釋尊於一

切勇猛菩薩婉拒後而說：「汝可觀察十方世界諸佛方便善巧，所作利益皆是如來智慧願力之所建立。」一切勇猛問佛以何神力去，佛答以自神力及藉如來神力而去。於是一切勇猛以自神力過九十九千俱胝佛刹，以如來神力過百千俱胝佛刹。經七晝夜，最後到最上語言蓮華世界。（《遺珍》2.668上、669上）

《僧伽吒經》並未表明第二神力是誰的神力。若依該譯本所述「去時以自神力」，似乎是該菩薩的自神力。然而《大集會經》和《僧伽吒法義經》皆表明第二神力是如來的神力。由此推知，此菩薩的神力極限為九十九千億佛刹。若要到百千億佛刹，則需藉佛的神力。

至於該菩薩返回釋迦佛會的情形，《僧伽吒經》卷一描述：「如來常在三昧，以方便力故，為眾生說法。爾時如來知一切勇菩提薩埵自用神力去已七日，至華上世界。時一切勇菩提薩埵以佛神力，屈伸臂頃，來至佛所。」（《大正藏》13.962a）此譯本說釋尊恆時在三昧中，以方便力為眾生說法。佛知道一切勇用自神力去了七天，於是憑藉佛的神力，以屈伸臂頃的時間，迅速將一切勇召回。

《大集會經》卷二則是：「爾時世尊教化尼乾陀眾已，即以方便善巧說法，心住三摩四多，舒金色臂，經七晝夜，乃至普勇菩薩遊十方世界廣作佛事已，來還此土。是時普勇菩薩從彼蓮華上佛刹，譬如力士屈伸臂頃，到於佛前，禮佛足已，右繞三匝，住於一面。是時，世尊出三摩四多。」（《大正藏》13.980a）此譯本表明佛於教化外道後，入定說法七日，直到普勇菩薩返回佛所並禮佛之後，佛才出定，且普勇菩薩返回的速度之快，就如勇士屈伸臂頃，但沒說是憑藉誰的神力返回。

《僧伽吒法義經》卷二載為：「爾時如來入于三昧，以善巧方便，舒金色臂，示說法相，經七晝夜。是時，一切勇猛菩薩遊於十方諸佛刹土，最後至最上語言蓮華世界。從於彼土屈伸臂頃，還來此土。」（《遺珍》2.669上）

三譯本的表達方式皆不同，但文義大致相通，只是後二譯本皆未提以誰神力而返。若依上文所說，該菩薩既然是藉自神力及佛神力才能到達彼佛刹土，所以返回也應憑藉釋尊的神力，才能夠如此迅速回來。

### 3.誰被獄火所燒

此問題出自《僧伽吒經》卷三所舉的一個譬喻：有人被關在牢中閻室，都無所見。另一人曾經被關過，憐憫此人，於是拿火給他，使他稍稍有些亮光。閻室人看見火很歡喜，而感到安樂。沒想到彼火因某種緣故，熾然火焰燒彼閻室。於是彼人被燒而死。（《大正藏》13.971c）若依此段文義，被燒死的是關在閻室之人，而不是給火者。但經文接著說：「如來亦復如是，燒諸煩惱，滅諸病苦。猶如彼人，為令閻室眾生安隱，自燒而死，如來如是：為諸眾生令得安隱，不惜身命，拔諸繫縛，令得解脫。」於是國王下令施予人民無畏。若有所犯，不予加害。（《大正藏》13.971c）依此經文解釋，如來為了

救眾生令得安樂，不惜身命。那麼譬喻中被火燒死的人是指給火者，而不是關在閻室者，而且給火者是指如來，關在閻室者是指六道眾生。如來不惜生命救護一切眾生。

《大集會經》卷四的譬喻是說：有人被關在牢獄閻室。其獄忽為火焚，四面熾然，被關之人尚未能出。於是國王派遣力士，以種種方法去救。被關之人脫離火難後，去見國王。國王說：「赦免你！今後莫更作如是罪！」（《大正藏》13.992a）這段譬喻顯示牢中人不但未被燒死，而且還獲得國王赦免。經文接著說：「如來亦復如是：已斷貪、瞋、癡等一切煩惱，圓滿一切出世善法，又能息除一切病苦，復以種種方便於六趣中救度一切受苦眾，一一皆令離諸纏縛。」（《大正藏》13.992a）那麼，國王應該是指如來，而關在閻室者是指六道眾生，國王派遣力士以各種方法救護即將被火燒死的牢中人，是指如來示現各種方便救護六道眾生，令眾生離苦，並勸導眾生莫再造惡。此與初譯本文義截然不同。

《僧伽吒法義經》卷六則說有人被關在黑閻牢中，另有一位大丈夫曾被關過，但已得出，憫念被關者，於是拿著小火種入牢中，令獄中人得以相見，而且想辦法逃竄。那位丈夫更發火光，令增廣熾熾，使獄中所有的人不管有罪無罪，皆悉逃竄，但那位丈夫及閻室俱被燒成灰燼。

（《遺珍》2.679上）此譯本表明那位大丈夫為了救獄中全部的人，不惜犧牲身命。其經文也如此詮釋：「如來為利益眾生故，以智慧光破無明暗，出三界獄，喪失身命如恆河沙數不以為難。」（《遺珍》2.679下）換句話說，大丈夫是指如來，所救之人不論在善道或在惡道，只要仍在輪迴中，一律救護出離三界。因此第三譯的敘述比較接近第一譯，而且更為明確。

### 4.在哪尊佛會上

此問題之產生於《僧伽吒經》卷三，藥上菩薩在釋尊佛會上看到十方有無量眾生來集樹下，於是向釋尊表達想要觀諸世界，問釋尊以誰的神力前往。佛說以自神力去。因此藥上菩薩前往日月明世界，見到日月土如來，向彼佛表明想見那些眾生。日月土如來讓他見那些少年眾生。

（《大正藏》13.971a-b）其後的經文未提藥上菩薩何時返回釋尊處，所以該菩薩與少年眾生的對話應該一直在日月土如來的佛會上。然而卷四內提到，藥上菩薩要少年眾生速至佛所，禮敬如來。諸年少者表示不知所行之路，不知朝何方禮敬如來。（《大正藏》13.976a）可是他們明明就在日月土如來的佛會上，而且那尊佛還向他們開示。為何說不知道佛在哪裡？

若依《大集會經》卷四的內容，藥王軍菩薩見到四方及上下世界皆有人眾來集樹下，於是問釋尊。佛說：「若要知其因緣，汝自可往各方世界，親自問該佛。」藥王軍就問以誰神力而去。佛答以自神力去，且釋尊將加被其神力。因此藥王軍到東方的月燈世界，見到月上境界如來，彼佛讓他見到諸少年眾生。（《大正藏》

13.99a) 此譯本內並沒有提到藥王軍要年少眾生禮敬如來的這段內容，所以似乎沒有此問題。

然而在《僧伽吒法義經》卷七，藥王軍於月輪種如來的佛會上，見到這些年少眾生，並向他們介紹娑婆世界的釋迦牟尼佛，勸他們前往親近、禮拜及聞法。年少眾生表示不知佛所行之路，不知往何方禮覲。藥王軍菩薩說：要以清淨心、勿以希願，但行禮拜，即見如來。於是諸年少眾生見到釋尊。（《遺珍》2.693下-695上）接下來的經文就是在釋尊佛會上，釋尊讚嘆諸年少眾生。以此而言，第三譯亦比較接近初譯本，而且內容較完整。

### 5. 卷末是否有缺漏

關於卷末是否有缺漏的問題，《僧伽吒經》卷四描述藥上看見四方及上下方皆有數百億菩薩前來，接著又見虛空有黑色、黃色，於是問佛那是什麼。佛答是惡魔及其眷屬。然後經文就迅速結束：

藥上見已，白佛言：「何因緣故，惡魔至此？」佛告藥上：「魔欲亂此法座。」藥上白佛言：「此諸菩薩薩埵為觀諸年少受位故來。」「藥上！汝見此諸菩提薩埵種種形色、種種相貌、種種力不？」藥上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唯然。我見百千億恆伽沙菩提薩埵自在神通而來至此。」爾時世尊說此法已，一切勇菩薩、藥上菩薩、一切老少眾生、一切天人世間、阿修羅、捷闍婆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。（《大正藏》13.976b-c）

若由藥上菩薩在日月土如來剎土看見年少眾生而言，卷三後半開始像是一直在彼佛會上，但文中只稱佛，而未稱「彼佛」或是該佛的名號。然而卷終應該是釋尊說法圓滿，令大眾歡喜，其中包括藥上菩薩，所以就文脈而言，似乎缺漏了一些內容。

《大集會經》卷四後半至卷五，則直接表明是藥王軍菩薩與月上境界如來的對話，因為文中是用「彼佛」一詞。卷五末尾提到藥王軍菩薩問彼佛：為何虛空周匝皆作赤黑二色？彼佛回答：各方世界各有殞伽沙數諸菩薩眾來。藥王軍又問彼佛：為何又有大菩薩眾來集？彼佛答：這些菩薩大眾集會，皆是為年少者而來。彼佛如此說時，所有會中年少者即時得住於十地。（《大正藏》13.997c）接著的經文似乎是在釋尊佛會上，因為不再用「彼佛」一詞，而是「佛說此經已，普勇菩薩等諸大菩薩，……乃至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等一切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。」（《大正藏》13.998a）此譯本並未提到惡魔來搗亂之事。其次，藥王軍菩薩見到虛空有紅、黑二色，而不是黑、黃二色，且彼佛說那是大菩薩來集。再者，藥王軍與彼佛的談話是在月燈世界，那麼釋尊說法圓滿時，藥王軍是否已返回釋尊佛會上，這部分也未交待，因為結尾並未列出藥王軍的名號。

《僧伽吒法義經》的場景比較接近《僧伽吒經》，卷七敘述藥王軍菩薩見到空中有黑色、黃色之相，就問釋尊。佛答：「是惡魔及眷屬欲來破壞年少眾生受

位，而且藥王軍剛才所見到從四方上下而來的無數大菩薩，皆是來擁護年少眾生，令惡魔及其眷屬不能得逞。」於是惡魔眾亦皆隨喜，慚愧而退。佛說此經已，一切勇猛菩薩、藥王軍菩薩等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，禮佛而退。（《遺珍》2.696下-697上）此譯本明白交待大菩薩來集之目的以及說明惡魔退卻。再者，從年少眾生禮釋尊起，他們和藥王軍菩薩就在釋尊佛會上，但是前二譯本完全沒有提年少眾生來到釋尊佛會，而像是釋尊在敘述另一佛剎之事。

### 結語

以前讀《僧伽吒經》時，總覺得有許多地方無法銜接。除了前述五項之外，還有很多疑點。然而配合《僧伽吒法義經》閱讀，補充了《僧伽吒經》一些難以銜接的部分。雖然《僧伽吒法義經》只是殘卷，僅存不到一半的經文，但其內容的確比較完整，而且文義也與《僧伽吒經》契合。配合閱讀，能讓自己稍微瞭解經文，而且信心更增強。至於《大集會經》，我個人覺得與《僧伽吒經》的文義差異較大，較不容易會通，所以我還是喜歡讀初譯和第三譯本。